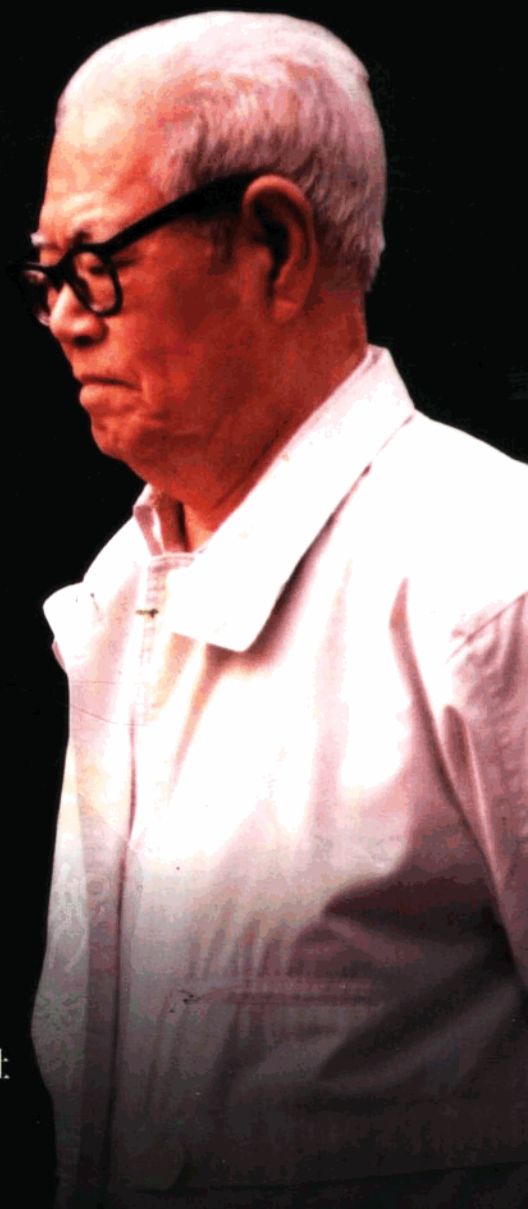


论延泽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党的好儿子 作家的知心人(序)

陈 沂

我认识延泽民同志是在一九六二年春天，中央军委为我摘掉“右派”帽子，给我评了正师级，中共黑龙江省委任命我为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副主席，在哈尔滨见面时认识的。延泽民同志当时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省作协主席和党组书记，是我的直接上级。见面时，我们紧紧握手，久久不放，他一边说欢迎我到黑龙江工作，一面表示对我十分尊敬的意思。

面对这样一位主管黑龙江文艺工作的老同志，一个从放牛娃到参加陕北红军到今天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深度的近视眼，满口陕北乡音，其谦虚、真挚、热情，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他对我重申了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同志当年我下放黑龙江时说的话：“陈沂同志，我们黑龙江省委没有歧视你。”我刚摘掉“右派”帽子，省委就委任我仅次于延泽民同志的职务，协助延泽

民同志工作,更加证明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同志的话所包含的对一个长期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同志的真诚与厚爱。至今思之,我仍感激不已,永远铭记心中。

延泽民同志,就是这样来执行欧阳钦同志的意愿。在我和延泽民同志共事一年中,他对我工作的放心和放手,充分证明延泽民同志的党性,历史唯物主义对待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分析问题,从大局出发,团结同志,充分发挥同志的积极性、创造性。应该说,对一个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军籍、下放监督劳动的人,能够有这样的的工作环境、同志情怀,这对我我和我的家人,都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和鼓励,显示了延泽民同志的博大胸怀,布尔什维克的同志深情。

自此以后,在黑龙江省委和延泽民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分管《北方文学》的编务,省文联所属各协会的日常工作,联系省作协的各位作家,严辰、逄斐、吴越、巴波、沙鸥、关沫南等,关心他们的创作和生活,并陪同他们一起到巴彦、伊春林区体验生活,然后把他们的作品,在《北方文学》上发表,有的还推荐到全国的文学刊物上去发表。黑龙江的创作,一时显得十分活跃。我的《白山黑水》上部第三章《他们在密谋反叛》也是在这时候,由延泽民同志审定,在《北方文学》上分三期连载发表,这对我一个已经在文坛沉寂三年多的人,又重新出现在我国文坛,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至今想来,所有这些,都与延泽民同志的博大胸怀、宽以待人分不开。所以我与延泽民同志,既是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又是情同手足的同志关系。从被错划“右派”,摘掉“右派”帽子之后,能有这样的工作环境,让其发挥所长,也说明我们党的“既弄清是非,又团结同志”政策的英明、伟大,更说明延泽民同志是一个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的好同志,充分体现一个布尔什维克坚强党性的人。延泽民同志在这方面的表现,使我终身难忘。

在他的带领下，我多次见过欧阳钦同志，亲聆他的教诲，在欧阳钦同志的关怀下，省委决定把前苏联的原领事馆拨给省文联、省作协的办公用房和部分作家的宿舍，还为文联、作协专门挑了一辆轿车，这在当时可算是优厚待遇了。

以后为了开展黑龙江和哈尔滨市的群众文化活动，继将军合唱团之后，建立了老干部合唱团，首次在“哈尔滨之夏”演出。

还接待全国知名作家和画家到镜泊湖参观游览，使哈尔滨一时成了全国文艺界十分向往的地方，从而促进了文化交流。同时还在江北太阳岛举办培养文学青年的学习班，除大力支持北大荒版画的发展外，并把下放北大荒被错划“右派”的同志，请了好几位到哈尔滨来，共同建设黑龙江和哈尔滨的文化艺术事业，有的被聘请到哈尔滨艺术学院任教，或到哈尔滨歌剧院当演员。当年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曾说：现在不去招请，将来他们摘掉“帽子”后就请不到了，很有远见，而延泽民同志就是执行和体现这些远见的带头人。

可以说，因为有这样一个黑龙江省委、哈尔滨市委和延泽民这样一个主管全省文艺工作的同志，忠实地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政策，才有黑龙江文艺工作的春天。而这，对延泽民同志来说，是他的党性、品格的体现和无私的贡献，说明这个从放牛娃到红军，到负责一方文艺工作的地方领导人的党性修养。

我想，一个人能被人这样看，可以满足了。

正因为延泽民同志是这样一个同志，所以他才能在纷繁的领导工作、组织工作外，还能潜心下来进行创作，而且硕果累累，先后出版了《话说天下大事》、《红格丹丹的桃花岭》、《千里雷声万里闪》、《流水欢歌》、《小红军》、《无定河》、《雷声千里》、《从放牛娃到小红军》、《阿尔卑斯山的沉思》、《她在凌晨消失》、《寻找到的脚印》、《爱的心跳》等近五百万字的作品。

一个那么深度的近视眼，而又是那么繁忙的行政工作，在创作上能有这样的收获，实在不容易。我个人的体会，做文艺的领导工作，如果自己不进行创作，拿不出作品，就不能让人心服，而且也不懂得创作的艰辛，就没有办法去领导创作团结作家。我想延泽民同志是会同意我这番话的。

我在这里不能全面评价延泽民同志的创作，但我可以说几句：他的创作是从生活出发的，是来源于生活的，他记叙了中国人民的儿子——工、农、青、妇和战士的各个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财富，作为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好教材，传之于世。

写到这里，我感慨万千，所以我信笔写了“党的好儿子，作家的知心人”，作为序言的题目，而我的内心却是“患难成知己，天涯若比邻”，我同延泽民同志的友谊是在国难、家难中结成的，必将永远留存下去。

1996年8月31日于上海

目 录

党的好儿子 作家的知心人(序)	
..... 陈 沂(1)	

第 一 辑

陕北人.....	丁 玲(3)
出身于放牛娃的文化人	
说说我所认识的延泽民	黄 枫(6)
延泽民是我们的带头人	关沫南(10)
黑土文学的奠基者	
祝贺延泽民文学创作 50 周年	
.....	王敬文(14)
延泽民与艺术创作和培养	
人才	陈 巍(18)
龙江剧的奠基人.....	王玉琦(25)
延泽民与黑龙江美术	晁 楣(30)

我的北国恩师	张抗抗(33)
唱给导师的歌(散文诗)	
为纪念泽民老师创作 50 周年而作	郭先红(47)
领导 师长 兄弟	
贺延公文学创作 50 周年	张作良(50)
记忆·点滴	鲁 琪(51)
全凭老干为扶持	
寄延泽民同志	程树榛(59)
良师 益友 尊长	
延泽民,我们的崇拜与爱戴	刘亚舟(64)
延泽民同志,我们怀念你	黄益庸(67)
延泽民与群星灿烂	门瑞瑜(70)
回忆中的春天	鲁秀珍(76)
树	
延泽民印象	吕中山(80)
生命之歌	
祝贺延泽民文学创作 50 周年	曹谷溪(87)
从一个场面想到的	屈兴岐(89)
大树·春蚕·人梯	
著名老作家延泽民印象	中 流(94)
寻找脚印的日子	
延泽民回故乡记事	牧 笛(101)
他说他是来探亲的	
记著名老作家延泽民	王天乐(116)
辛勤的耕耘者 热情的育花人	

访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延泽民	李德忠(119)
一样样的山丹丹	
访延泽民	燕治国(122)
壮心不已	
访老作家延泽民	门瑞瑜(126)
访老作家延泽民	白 波(129)
波澜壮阔的《无定河》	
访作家延泽民	文大家(141)
永恒的信念	
记老作家延泽民、雪燕几段动人的故事	舒丽珍(147)
别样的情怀	
记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延泽民	李红艳(155)

第 二 辑

致延泽民(一)	沈雁冰(161)
致延泽民(二)	沈雁冰(164)
读《无定河》	蔡 葵(165)
奋起与命运抗争的人们	
读长篇小说《无定河》	江晓天(167)
《无定河》 从心底流出来的河	韩文敏(172)
陕北人民革命斗争的画卷	
论延泽民的小说创作	王敬文(182)
陕北儿女的群雕	
延泽民《无定河》人物形象的塑造	高飞卫(195)

一部富有陕北地方特色的小说

长篇小说《无定河》读后 张有庆(203)

时代风云与人物命运

评长篇小说《无定河》 王敬文(209)

人生体验与艺术审美的结晶

喜读《爱的心跳——无定河续篇》 闻 敏(217)

董狐之笔 屈子之情

读《爱的心跳——无定河续篇》 刘晔原(244)

读《无定河》 文大家(252)

老作家延泽民和他的长篇小说《无定河》 李景峰(254)

《无定河》的播出 叶永梅(256)

俯视苦难

关于《寻找到的脚印》的一封信 段更新(258)

情真意切 感人至深

读《寻找到的脚印》 刘晔原(263)

评延泽民的儿童小说 马力、吴庆先、姜郁文(268)

《她在凌晨消失》的一封信 韩文敏(271)

恋姿姨

编者按 曹谷溪(274)

访美漫记

编者按 曹谷溪(276)

心系黑土地

- 延泽民创作 50 周年纪念 雪 燕(278)
- 关于《延泽民文集》的通信 冷 静(281)

第一辑

陕 北 人

丁 玲

六月下旬的一天，我到了哈尔滨。车站上很拥挤，全是不认识、不相干的人，没有一个来接我的人。我和作家协会特派陪送我到北大荒的那位转业军人从拥挤的人流中走到街上。我们往哪里去呢？只好拿着作家协会的一纸简单的介绍信去敲黑龙江省文联的大门。等了一小会儿，我独个儿被请到楼上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宽敞整洁，阳光充足。我坐在一张软沙发上，感到很不相称。我的紧缩的心和厌烦的情绪，使我希望赶快离开这里。我想我是不得已才来这里的，我不求别人什么，只需有个人，打个电话，为我们找上临时的落脚的地方，能睡一夜，换张车票就行了。

不多久，从通里间的那个门口，走出来一个中年人，中等个子，白净面孔，看样子是个负责人。我不认识他，正要站起来，他却抢在前面走到我跟前要和我握手。我仓惶地不知道该不该

伸出手去。他却和气地自我介绍道：“我叫延泽民，曾在延安党校三部，同陈明在一起学习过，我们不在同一个支部，大约他不太会记得我。”

我没有讲话，我该讲什么呢？

延泽民是黑龙江省文联主席，也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他问我这次的去向。我把情况简单地说了点儿。延泽民却严肃认真地说道：“陈明在宝清县，在八五三农场，怎么能介绍你去汤原农场呢？这是两个垦区嘛！你先在这里住几天，等我把事情弄清楚。王震同志正在密山农垦局，我打电话去问问。先安心住在这里吧，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我自然只能听他的。他告诉我他是陕北人。其实他不说我也听得出他的陕北口音。陕北啊！这是我经常用留恋的心情想到的地方。陕北乡音是多么纯朴浓厚、情意绵绵呵！我去北大荒途中第一个碰到的就是陕北人，是我的第二故乡的亲人，这该是一个好兆头！延泽民向他的秘书交代了一番，我便告辞出来了。

他用小汽车送我去哈尔滨最新、也是当时最好的国际饭店。到了那里，服务人员带着笑容抱歉地说：对不起，已经住满了客人，无法接待。这样我们只好出来。我心里明白，他们是不愿接纳一个“右派”分子，一只丑小鸭、癞蛤蟆怎能与那里的国际来宾、高级干部住在一起呢？看来还是延泽民太天真太不懂事了。那位秘书只好把我送到道里的马迭尔旅社去。这家旅馆在一九四八年也是第一流的，不过十年以后，如今却显得陈旧和窄小了。其实住这样的旅社对我现在的身分还是太过分了。我坦然地随着秘书走了进去。旅社的负责人把我安排在一间塞满五个床位的小屋里，这时住进来的却只是我一个人。房子是朝北的，有一个小窗户，屋子里显得很气闷。我坐不下去，只好走出去，在旅馆门口透一口气，我慢慢走

向松花江的江岸。那位从北京陪送我的转业军人无声地跟着我。我看到一个咖啡店，便进去喝咖啡。当我们回到旅馆时，服务员告诉我，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主席延泽民同志来过了，并且把我的住房换到一间朝南的头等房间了。我进去一看，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还像当年一样的明亮和华丽。事真凑巧，这间房正是1949年我出国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途经哈尔滨时住过的那一间。时过境迁，今昔难比，我怎么能不想到当年的情景和现在的厄运呢？

——摘自丁玲《魍魉世界》

出身于放牛娃的文化人

——说说我所认识的延泽民

黄 枫

延泽民是陕北人，在陕北参加红军，走进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全国解放后进了北京，在中央领导机关工作。一九五六年主动要求到北大荒，本意是想从事文学创作。没想到被安排在中共黑龙江省委文教部，担任副部长。

一九五八年前，省委机关设有宣传部和文教部。一九五七年“反右”后合为一个部，延泽民仍然担任省委宣传部分管文化艺术方面工作的副部长。我是这时和延泽民相识的。

工作五十年，经历过很多位领导人，其中不少领导人令我敬重佩服，延泽民是我从心里真诚敬重佩服的领导人之一。他虽然不直接领导我，但给我的影响、启迪、引导是多方面的，对我以后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

他自学成才。他出身放牛娃，文化底子薄，但刻苦学习，持之以恒。他读了很多书，有马列主义基本著作，有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还有其它

方面的书籍。就是靠这种常年不息的学习,他有了深厚的文化修养,有了渊博的知识,有了创作的才能,写了许多作品,成为颇有名气的劳动人民出身的作家。人的潜能无限,并且这种潜能是多方面的,能否发挥出来全在于学习文化,学习知识。文化功底越厚实,知识越渊博,潜能发挥的就越大。延泽民就是靠坚持不懈地学习、学习、再学习,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知名的文化人。

他异常勤奋。他担负文化艺术领导工作,还不得不应酬许多日常繁杂的事务。凡是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有多少大好时光和可贵精力被白白地消耗掉,甚至付出代价地消耗掉。他竟在这种环境中,勤奋积累素材,勤奋整理素材,充分利用各种有限的时间抓紧进行创作,写了四部长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四本散文集,两本电影文学剧本,一本文艺理论著作,还写了大量的其它著述,发表了五百多万字的作品。现在,他已近八十高龄,不顾疾病缠身,视力不好,仍然笔耕不止。人的一生顺时、逆时、壮时、老时,对于自己献身的事业能够执着如一,坚持始终,这是多么可贵啊!

他尊重人才。过去把黑龙江称“北大荒”,不但经济荒,文化更荒,人才短缺,尤其缺乏文艺人才。延泽民在黑龙江工作 26 年,有许多成就,其中最大的功绩是为黑龙江建设了一支可贵的文艺队伍,为黑龙江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忆起来,有多少可造就的青年人,经他的关怀、培养和指导,成为优秀的文艺人才,成为知名作家、表演艺术家、美术家和文化艺术方面的领导骨干。有多少遇到磨难、遭到挫折的人,经他的体贴、鼓励和帮助,使他们一位又一位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在文化艺术事业上发挥作用,做出贡献。有许多故事,至今讲起来,仍然是很动人的。可以说,他是一位重视人才,尊重人才,培养人才,保护人才的领导人。

他有真实领导本领。他做领导工作,不靠别人代劳,都是亲自